

## 父亲的来信

刘乾能(四川雅安)

刚到塞北军营那会儿，最想收到的，莫过于家乡的来信了。

每到下午五时，身体虽然还在进行着队列动作，但心早已飞到训练场入口了。五点钟，骑着三轮摩托车的团部通信员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每当这个时候，排长便会下达“原地休息”的命令。说是原地休息，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大家蜂拥而上，把通信员团团围住。“张兵”“高强”“赵世宽”……随着通信员典型的唐山口音，念到名字的战友便从他手中接过信件，一阵小跑到白杨树树下，急不可耐地读起来。对于远离家乡的新兵而言，按时收到家里的信，是每天梦里都期待的大事。

每到周六，新兵连总要举行家信朗读。听着那些语言流畅，词句优美的家信，我便会心里期盼着有一天班长能当着全班战友的面念我收到的家信。然而，这样的机会却一直沒有轮到，因为我收到的每一封家信，都是只有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写来的。废弃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半页纸，七歪八扭地写着几行字，也不外乎家里的牛儿长大了，油菜开花了，今年的麦子歉收了，隔壁袁大爷过世了。即便这样的内容，也常常有不少的错别字。通篇读完，找不到一句鼓励的话，更没有“坚守塞外，戍边卫国”之类让人潮澎湃的词语。我知道，这样的家信是不可能被班长选上当众念的，更不可能被连里贴在黑板报的家信栏。那段时间，我常暗自埋怨父亲，咋就不能给我写一封拿得上台面的信呢。心情低落，我便把眼前的不愉快一股脑全倒给父亲，什么天气冷到滴水成冰啦，什么一天两顿玉米小米饭啦，什么训练苦晚上累得睡不着啦，但凡能发泄心情的词语，我都一点不吝啬，尽可能地写进家信。我知道，新兵连短短两个月，我是不可能有家信展示的机会了，这都怪父亲的无能。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部，成为警卫排一名战士。和新兵连艰苦而枯燥的训练相比，警卫排的生活便显得十分轻松。在给父亲的信中，我一句也没提自己在警卫排的日常工作，倒是给父亲描述了北方的冬天，白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夜晚的寒风刮过，在树尖发出“呜呜”的鸣叫。冬天一场又一场的大雪，须得等到来年五月才会融化。我希望父亲能从我的字里行间读出些什么来。

那段时间，我每隔半个月，会准时收到父亲的来信。信里，父亲照例会写家里的日常：齐头山修了一条上山的机耕道，背粪上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担心滑倒摔伤了；弯刀

石的大水沟填平了，新修了一座石拱桥，比之前踩在石头上过溪滩当得多；栽下的杉木开始抽条了，每次修枝，都会背回一大捆枝条，烧锅做饭火旺耐燃；屋旁的那株银杏枝繁叶茂，巨大的树冠遮挡了半间屋。在父亲的眼里，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似乎只在乎沙漏头的一切，至于其他战友家信中父亲再三叮嘱要建功边防，立业受奖之类的话语，仿佛与我毫不沾边。越是这样，我越是他别着一股劲。我一边应付性地给父亲写着信，一边暗下苦功复习，一心想着考取军校，好让自己扬眉吐气。

第二年秋，看着参加考试的战友一个个领到了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打起背包到军校报到，而我却一直在焦虑中等待。九月初的一天，团干部股长告诉我，说我的档案之前的确被石家庄陆军学院提走，但不知什么原因被退了回来，或许是文化考试分数不够吧。不要紧，继续努力，好好复习，明年还有机会。股长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一周后，我接到父亲的信。这次，父亲没有再给我写家里的庄稼，也没有写猪牛肥了还是瘦了，父亲在信中写到他参加红军的事。

1935年10月，15岁的父亲瞒着爷爷奶奶，从沙湾老屋出走，跟随红军北上。在翻雪山、过草地、攻克腊子口后，被编入西路军到甘肃南部。由于身患重病，父亲最终在甘肃西和县陈山村落脚。这期间，父亲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小时候他偶尔会从一只掉了漆的木箱里拿出一把带鞘的匕首，用一块抹布仔细擦拭。那刀鞘上，还插着一双骨头筷子，细腻修长，通身乳白。有时候，父亲也会和我们聊到过去，我因此知道了我的祖籍原来在四川全。也知道了父亲当年随红军北上因病留在他乡，待他病愈康复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没能跟随红军继续征战，成了父亲最大的遗憾，他因此变得沉默寡言。

而这次，父亲破天荒地写了自己参加红

军的经历。在信中，父亲写到他怎样拽着马尾巴翻雪山，怎样啃草根嚼皮带过草地，怎样在激战腊子口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追赶大部队，怎样看管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军马，又怎样在脚上的冻疮溃烂无法行走时与战友依依话别。而后面接连而到的几封信，父亲把自己如何接受当地组织部门的调查并被确认为中共党员，如何担任陈家山生产队长、仓库保管员、公社炊事员，又因为什么最终选择回村务农的事，一一作了大致的描述。读着父亲用繁简夹杂的汉字写来的信，我分明感受到他因为没能坚持到长征胜利的遗憾，这甚至成了父亲终身的隐痛。在西和县生活了四十四年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郑重其事地搬迁回到四川全。在沙湾一处叫上马凳的地方修起三间小木屋。安顿好全家后，父亲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回沙湾人。使牛犁田，锄地背粪，栽秧薅草，完全看不出他曾在西北生活过几十年。

父亲用土得掉渣的词语，通过一封封平凡的家信，陆续向我讲述家乡的变化。通过父亲的来信，我知道了川藏公路在始阳三角桩改线后，不再翻越梅子坡，而是在三角桩那新修了一座石拱桥，路从我家门前的梨树林穿过，去县城的距离因此比之前少了整整三公里；知道了父亲和刘元和一起管生产队磨面打米机房，纵是哥嫂前去加工粮食，也是一边称重一边分文不差收取加工费；知道了和源公社改为和源乡了，联合大队也变成沙湾村了；知道了大哥新盖了三间瓦房，三哥外出打工了，母亲栽种的葡萄也开花结果了……虽然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塞北，因为父亲的信，家乡的面貌仿佛就在眼前。

塞北驻守三年后的春节，我休假探亲。班车还没到上马凳，我老远就看到三哥陪着父亲，已经站在路旁，焦急地向我这边眺望。见到身着军装的我，父亲先是开心一笑，随即低下头，要帮我拿行李。我自然不肯，他默默跟在我身后，一言不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门前菜园地的乱石堆有一座坟

莹，心里咯噔了一下。三哥说，我参军走后不到三个月，母亲因为一场车祸不幸去世。三哥说，家里本来想给你和在部队的五弟说的，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怕你们分心，又怕我和大哥写信时不注意会说漏了嘴，便执意由他自己给你们写信。

听到这里，我几步奔向母亲的坟头，趴在上面，“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回到部队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训练中，业余时间，钻研电视新闻报道。入伍第四年，我被保送进军校，因为辨色力不达标未能进入军校。第五年，因为表现突出被团里提名直接提干，但终因超龄3个月未能如愿。这些经历，我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父亲，信中难免悲观与失落。父亲的回信，几乎和之前的同出一辙，既没有劝解，也没有抱怨，只是和我说着沙湾的家常。只是每次在信末，父亲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一切顺其自然”。

在父亲一封又一封的家信中，我逐渐领悟到他对待生活的从容与豁达，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对党组织的信任与忠诚，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军营、建功塞外的决心。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我入伍第十年，也就是1993年。那时，我已由义务兵转为志愿兵，成为团里的一名电视新闻报道骨干。年初，我所在的部队决定于6月举行建师六十周年庆典。我被抽调到师部，与宣传干事张强一起编辑师史专题片。连续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按时完成编辑工作，当年9月份，我被破格由志愿兵转为干部。

等我高兴地穿上新军装回到沙湾，想给父亲一个惊喜时才发现，父亲已于头年春天去世。弥留之际，他叮嘱哥嫂丧事由在家哥嫂简办，不要告诉老四老五，让他们安心在部队服役，等他们退役后，到坟上烧把纸告诉他一下，他就放心了。

探亲回到家乡，在哥嫂的陪同下，我来到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林地，任泪水奔腾，举起右手，对着父亲的墓碑，庄严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 诗咏六首

贾飞(四川成都)

辛丑牛年，友人常聚。  
美酒贪杯，文思偶溢。  
作文几篇，颇多愁绪。  
莘莘至哉，歌以咏志。

## 醉酒当歌

实时睡意无，翻江倒海肚。  
窗开夜风冷，日去白发光。  
寥寥星光寂，静也远征途。  
并非负重行，力乏伤心处。  
人生不得意，无乃在此路。  
斯是陋室空，何以惧荣枯。  
往来多识士，谈笑有鸿儒。  
借得凌云志，读破万卷书。

## 赠别包惠君

惠君辞别日，凤凰飞铁山。  
莲湖增秀色，春草碧连天。  
百姓争相送，依依不舍还。  
无语竟凝噎，握手两相看。  
江水向东去，女子湿青衫。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间间。  
功名不且论，松柏知岁寒。  
惠风化细雨，晨曦染巴山。  
九如一如日，未敢有清闲。  
百废久俱新，通州换新颜。  
待有新人到，接力永无前。  
天下谁不识，明月照君还。  
但得梁江水，相期在何年。

## 旌阳夜游

邀约两三友，渐入林间道。  
久在樊笼里，难得闻鹊叫。  
路停新中镇，乡厨备佳肴。  
品茶叙往事，夕阳无限好。

又过通江地，该镇已撤销。  
民居年代久，房主难知晓。  
村妇问来处，客罢离此道。  
驱车回寒舍，月夜枝头梢。  
东湖有女神，几近惹人恼。  
清水芙蓉色，玉洁更窈窕。  
可惜太守愚，不解佳丽笑。  
雪肤蚀尘厚，日久无拭扫。  
悠悠千古事，窈窕竹筒高。  
试问谁家愁，江水诉离骚。

## 青春

古原地上散芳华，  
仗剑青春恨有涯。  
未晓托谁传复信，  
来年邀月到吾家。

## 远行

南山不种豆，桃源未养鱼。  
带月草木生，来回风尘里。  
城中人渐少，缘是村野去。  
五分耕路上，一半常啼嘘。  
芸芸何功德，晴空遍天碧。  
幸得腹中满，学文有余力。  
但愿少闲田，得得盘中粒。  
四海皆太平，日照金缕衣。

## 端午归甜城

端午非常节，溯源吊湘客。  
楚江空渺渺，微雨湿天街。  
楚古贤留名，情散随秋叶。  
白发感慨生，愁绪千千结。  
闲来归甜城，江水绕石碣。  
道家新荒芜，梧桐倒墙斜。  
相约少年友，无语竟凝噎。  
悠悠赤子心，十五一台阶。

## 父亲去哪儿了

苏茂江(四川巴中)

记得前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太阳毒辣得很，晒得田里的秧苗无精打采。我正在平昌共和村自来水建设工地查看水管安装情况，二哥忽然打来电话，火急火燎地告诉我：父亲不见了。

父亲不见了，他去哪儿了？  
父亲已经90岁了，平常只是在小区院子里走一走，最远就是到离家200米远的电影院那儿逛一逛，从来没有耽误过家里准时开饭的时间。我急忙向村支部书记交代了几句，就急急忙忙往家赶。

父亲是不用电话的，他经常说自己不会离家多远，基本都在家，不需要电话，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我曾经给他买过一个“孝行通”，他嫌麻烦，还叫我退了。我一边往回赶，一边给所有亲戚和熟悉父亲的人联系。大家都在找，都还没有消息。我更是急得眼泪汪汪了。

父亲是个敦厚人，从小家里就特别贫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946年2月，22岁的父亲虽然身体十分瘦弱，仍然没有逃过抓壮丁的厄运。1949年4月，他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转战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后来又参加西南剿匪，建设大西南，直到1958年才转业到地方邮政部门工作。

父亲60岁离开工作岗位，又到乡镇街道担任党支部书记，直到近80岁才退下来跟我们进城居住。

一位循规蹈矩的90岁老人，会去哪儿呢？  
回到家，我和大哥、舅舅一家人陆续集聚到了二哥家里。依据信息汇总，凡是估计到父亲会去的地方都找了，没有。小区门口鞋的老大爷说，早上9点的时候看见父亲朝新平街方向去了，这算是最有价值的一条线索。但是，那个方向四通八达，根本无法估计父亲会到哪儿。

舅舅忽然问：“会不会到南台公墓去看你们妈妈呢？”

大哥说：“没有，我已经去那边找了。”  
大家六神无主之际，二嫂建议说：“现在距父亲出门近7个小时了，家里留一个人守着，其余的还是全部出门分头寻找。另外，应该到派出所报警。”

大家纷纷赞同二嫂的意见，正要起身出门去，父亲忽然从小区大门口恍恍惚惚地走了进来，一家人赶忙跑出去迎接。

二哥跑在最前面，下楼梯就像飞一样。二哥拉着父亲的手，轻声问道：“爸爸，你去哪儿了？”  
父亲看着我们一大群人，面带愧色低头说：“我忘记给你们留句话了，让你们着急了，对不起。”

听父亲这样说，我们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大家连忙扶着疲惫的父亲进屋。

父亲进屋坐下后，看着我们一家子围着他，便自言自语：“我今天去了岳家寺，把下半年的党费交了。”

“哦！”一家人的表情顿时尴尬不已。二嫂端来一杯水递给父亲，关切地说：“您咋走了那么久啊？六七个小时了，不是遇到啥麻烦事了？”  
父亲喝了一口水，不好意思地看我们，又低下头说：“我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哪晓得镇党委的同志下村去了。我担心不按时交党费要违反纪律，就一直等到他们回来。”父亲说着，便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收据递给我。我一看金额，308元。

还是二嫂最会打圆场：“都不说了，都别问了，回来了就好。爸爸现在赶紧去吃饭，再饿就要犯低血糖了。”父亲这才站起来慢慢地向餐厅走去。

望着父亲单薄的背影，看着手里的收据，回味着他“不按时交党费要违反纪律”的话，我的眼眶一片模糊。



东河古镇之夏 冯杰摄

## 阅读春光

江铭记(四川成都)

阅读，是岁月静好的无限风光；阅读，在一本书里倾听生命拔节的声响。阅读万卷书，凝聚于心的，是雄视八方，大江东去的千古绝唱；阅读山水，凝聚于心的，是大漠孤烟，残阳正红的长风呼啸；阅读人间春光，凝聚于心的，是身在天地中，心在天地外的神思飞扬。

阅读春光，是我心中最嘹亮最悠长的咏唱。

春季生机勃勃，无论动物植物，生长和生产的能量都喷薄而出，空气中充满勃勃生机。春光里催生出的是许多梦想。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春光。春光来自于一场不请自来的小雨，不经意间悠然远望，远处的原野，已经泛起一层绒绒青色，走近了，却什么都没有。春光的妙处就在这似有似无中。

其实，大自然中的春天是一个“一元复始”的轮回。“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唐·王维)“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

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唐·齐己)春的到来，可以打听，可以期待，春归不归，不因人事心态放慢她的脚步。时间可以预告，山水可以预告，风可以预告，雪可以预告，连心律体温都体悟得到。

最难发现最引人注目和最瑰丽的春光，不是自然界中的季候律动，而是那些能引起社会变革、为拯救民族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的革命的春光。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是照亮天地，传播春天的过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第一缕春光照亮了中国黑暗的土地，走十月革命的路。觉悟的先驱者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结起来，队伍不断壮大，这是出现在广大的革命者眼前的春光；当李达大声地呼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在向中国人民宣告：春光已经燃烧着我们的胸膛，这是春雷隆隆高天震响的春光，当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宣誓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13名代表，代表7个地方50多名党员，携领着四万万同胞，为改变中国黑暗的现

实而奋斗。

春光先驱者，春光光明行，春光到处，要使冰封的大地，黑云沉沉的寒冬掀开，燃烧出一个艳阳高照的新天。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要使春光孕育出百花齐放，鸟鸣谷应的春天，还有许许多多磨难和挫折在等着她。挫折使春天更加完美，磨难使春天更加绝对芬芳。

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每一次选择和决定，都只为了一个目的：救中国，为人民。建党百年，党的初心始终不变；百年征途，历经沧桑，我们的党依然青春勃发，春光无限。

学史力行。阅读春光，是为了感受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步伐；阅读春光，使我们又一次地认识到党的伟大、光荣、正确；阅读春光，使我们又一次坚定起对党的无限信仰；阅读春光，是为了不忘初心，在新的历史时期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 「合和」视角下的「命运共同体」——《对中华文化及人类文明的思考与探索》序

马忠(广东清远)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于中华文化的探索，无疑是一个宏大且具有挑战性的命题，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当出版人谢亚亮转来宋斌先生专著《对中华文化及人类文明的思考与探索》的样稿，请我为之写序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写作者会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和切入点呢？

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认真读完了这部书稿。从前言关于写作背景、初衷和内容的说明，我感受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强烈的文化自信。洋洋三十余万字，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人类共同文明”出发，对“自然之道”，重点在天、人、国之道与德行探讨。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天之道德”分别阐释天之道、天之德和天之合和的看法，下篇“国之道德”则围绕国之道、国之德和国之合和展开。全书共九章，五十三章，每章以一个问题为中心，各个问题可以独立成篇。“合和”思想是全书的核心，统领各篇。

“合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综览全书，从三个维度诠释其新的内涵：从自然哲学视角看，他认为合和就是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体现了一种和生并育、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时，合和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阴阳的平衡与统一。从社会哲学视角看，合和是自然运行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反映，是人类以自然秩序建构社会秩序的结果，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都是合和思想在社会领域的反映。从道德哲学视角看，天地万物的基本规律是自然，自然的本质是道德，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合和。“万物以合为相互存在、发展的基础，并以和为相互各得其所、完美发展的前提。”宋斌先生的“合和”理念倡导“以合为本、以和为美、合和至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处的理想状态。

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亚洲文化和东方智慧的主要内容。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对其某些现代阐释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有共性的价值资源。宋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引领者、实践者、开拓者，多年来，他根据个人对中华文化所想、所思、所感、所悟写成的这部《对中华文化及人类文明的思考与探索》，正是他与时俱进地对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和当代价值的发掘。书中对人类美好未来和社会形态的描述、定义、目标及实现路径等的有益探索，无不凝聚着作者思想的结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这也是该书的主要特色和价值所在。关于这点，由“国之合和”一章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中国强调和谐发展，与人交往上讲求以和为贵，讲求“利他”的精神，追求天、地、人的世界圆融和谐。西方文明是在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下运行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和”这一概念，其主流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因此，要“大同”必须面对由西方价值观长期主导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文化生态演变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难以理解和积极响应“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模式”。是以，宋斌先生提出：“人与人类、国与国同、类同而合，和而不同。合者，合聚、合作、合谋、合融、大同。和者，平也、谐也、睦也、容也、一也。自由平等，合聚共生，和平共处。谐调谐序，合作共赢，和谐共进。睦友睦好，商商共治，睦睦共谋。容纳容蓄，合融共体，和戚共命。国家联合，民族融和，合一大同、和一家，天下一体、大同一家。”并以此推断，“天下大同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极为幸福、极为美好、极为合和的社会。”我认为这些观点和看法，不仅符合中国实际，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人类同住“地球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人类命运前途和时代发展提供价值支撑，提供新思维，奠定良好心理基础。著名学者许纪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文化还能继续增高，有益于全球化的未来，有益于人类共同构建一个没有偏见和冲突的世界文明。陈斌先生《对中华文化及人类文明的思考与探索》一书即是从“合和”视角对“命运共同体”的深入解读。他所主张的，不仅是高蹈的思想创举，而且是具体而微的政治、伦理、教化和艺术活动，是日常生活的操劳和持守。

话语表达方式指引和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是一个大题目，宋斌先生运用了化大为小、小中见大的策略，“择其一点，不及其余”，将天、人、国之道德诠释得精辟透彻，直戳心窝；在语言及结构方式上，打破了写作边界，跳出了文体的束缚，既有散文的随意结构，也有评论的理性思辨。这样一种写作，使全书充满了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又不足学术激情，无形中充当了后来者认知的阶梯，给那些愿意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深掘、探险的人以教益与启迪。